



一个女人 的五故事

YI GE NÜREN DE
WU GUSHI

陈家桥 著



从呼和浩特到含山塘
一个命运多舛的女人
五个悲喜交集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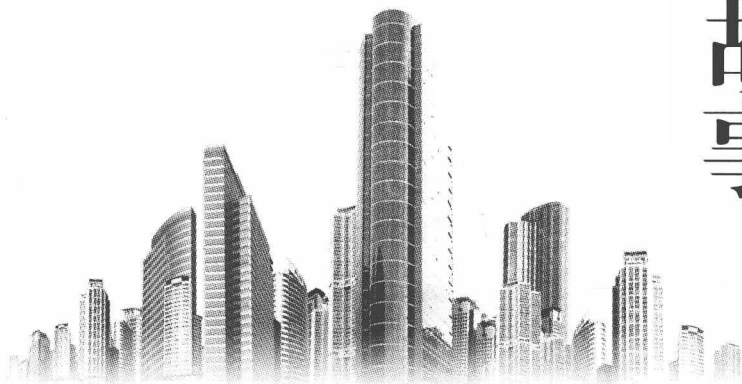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一个 女人 的

YIGE NUREN DE WUGUSHI

五故事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一个女人的五故事 / 陈家桥著. —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1.8

ISBN 978-7-5396-3691-7

I. ①一… II. ①陈…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59478 号

出版人: 朱寒冬

责任编辑: 汪爱武

装帧设计: 张兆忻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3533889

印 制: 合肥锐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0551)2827094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12.5 字数: 250 千字

版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CONTENTS



001

第一章 相遇呼和浩特

041

第二章 救 助

076

第三章 情迷录像厅

112

第四章 一桩挤进菜市场的丑闻

147

第五章 含 山 塘

第一章 相遇呼和浩特

第一节

那段时间,他的情绪很低落,否则,他不会想到内蒙去。尽管他小时候就畅想过蒙古草原的样子,但他不是那种真正具有快速行动能力的人。他比较依赖外界的刺激从而作出一些变化。说实话,如果不是感情在那个阶段出了点问题,自己的女友背叛了自己的话,他也不会到内蒙去。但人就是这样,那天在那条有些弯曲的新迎街上,他很自然地走向那个售票点,买了张飞北京再飞呼和浩特的机票,于是他就去了。那时的航空还不像如今这么发达,航班比较稀少,坐飞机还不算普遍,更别说要转道北京才能飞到呼市。然而他出发了,在北京机场逗留的时候,他反复地玩他的爱立信手机。现在已经差不多没人使用这种牌子了,但在当时,它那小巧的机身以及机器猫一样的铃声十分招



惹人,手机是黑的,还有一点点发蓝。那时刚刚从模拟手机到大位号的阶段,大部分人没有手机。

他的心情真是坏透了,可以说很长时间以来,他的心情都没有好过。他总在想,这个世界应该允许有一部分人心情不好,并且要允许他从内心里认为这种不好是一种常态,一点儿错误没有,他有百分之百的权利去讨厌心情好的那些人,他拥有这样的权利。

他在北京机场候机室里抽烟,被服务员请到候机室外边的圆柱边。那时机场还没有二号、三号候机厅,一个大候机厅里有许多候机室,椅子是绿色的。那时他每到北京,钻过最后进机场的那道天桥下的底洞时,都有一种对这个伟大城市十分绝望的复杂心理,但他同时也承认,他是喜欢北京的。在机场抽烟等候飞往呼市的航班时,他的情绪几乎快要难以控制了。也许女友的问题只是一个幌子,最大的不舒服可能在于他讨厌西山的落日,讨厌海埂的风,甚至也讨厌宽大的树林里那些发白的树叶的背面。

飞机到了呼市,可以说到了一个很平的城市,没有十五层以上的高楼,整个城市被笼罩在黑压压的煤尘中。他知道那是因为呼市还没有普及城市供暖,几乎每个单位、每个小区都在使用小锅炉供暖,烟尘之大,像给城市加了只倒扣的碗。昭君酒店是呼市最高的十五层建筑,已经没有房间,所以他只好住在它边上的电力宾馆。因为已是深夜,他没有外出,只拉开窗帘,看到一点点昭君楼,十五层并不高。他吸着烟,看了大约半个小时,没有对昭君做任何联想,然后他在椅子上,烟头也没有甩掉就睡着了。醒来时,已过三点,他赶紧去冲澡,再上床,用手机定了

闹铃。

第二天,他大概六点半起的床。实际上,这时候他仍然不知道他到内蒙来干什么,难道真的是为了草原?草原又在哪儿呢?这么平静的城市,他来干吗?

第二节

一出电力宾馆,向左一拐,进了一条窄街,然后又拐了几条街,可以说离大马路已经很远,他觉得这些小街倒是很有生活气息,并且有许多与内地城市不同的格调。他就是被这有着些许陌生的街景给吸引着七绕八绕的,后来他在一家门面很小,进去以后也是一条笔直穿堂的小店里坐了下来。这个小店是竖直的井状的,没有任何可以闪身的地方,里边大约竖排放置了三十张小桌子,每条凳子只能坐两人,里边几乎坐满了,他在最靠里的位置找到了座位,然后点了一碗面。

在拉面上来之前,他掏出手机,发现前后的人都在盯着他手上的手机,甚至店老板以及坐在门口的人也都在向里看。他接了个电话,谈的是工作上的事情。他潦草地应付完了之后把手机放在桌上,然后开始吃面,他吃面的时候发现仍有好几个人在看他,这使他有些不耐烦了。他们都吃完了,但他们没有走,都在看着他,也许他吃面的样子很怪异,他试了试把筷子放下,端碗喝了口汤。这时他突然想哭,他晓得他几乎快要疯了,他的脸色很不正常,他一定是无法掩盖他的痛苦,否则他不会这样自觉地反映出别人对他的看法。他很细心地吃面,直到使得对面的人捺不住性子离开了位子,但仍有三四个男人齐整整地坐在那

里。他想可能麻烦就在于他的心情那么不好，那么他的厌恶一定写在脸上，谁都可以看出，他必然是一副别人不能容忍的形象，那么他是否存在一个如何脱身的问题呢？

即使吃得再慢，面条也总有吃完的时候，现在至少有八点半钟了，店里的人始终是那么多，就是把位子都坐满的数目。他不能呆坐在那里，他用很脏的手纸擦了擦嘴，然后试图站起来，但是不行，因为店老板显然是在跟他隔着一个位子的当地人说着有关他的话，具体说什么他听不清楚，但显然他是在劝那个男的，意思应该是他是个外地人，但是那个男的一言不发。为什么他们要讨论他呢？还是那个原因，他的表情一定是可憎极了，他不仅消极、厌恶，而且他有一种要从脸里挣出来的与世隔绝的糟糕的意念。他知道世界上有人不可容忍那些存在，而他偏偏在呼市，在这个早晨，没能把自己平静地安置好。

很快，他听见那个被劝的男人把桌上的碗推到了地上，尽管他没有看那个男人，但他知道，这与他有关，他是能够判断出这一点的。那个店老板终于站到他面前，对他说：“你应该可以不吃面就走开的。”是啊，如果他不吃面直接走掉，至少那个男人没有理由把碗推到地上去，显然他生气了，愤怒了，而且他旁边还有好几个人，他们的态度都是一样的。这直条条的店面里，是不会允许有人置别人于不顾的。那人旁边的一个人站到他身边来，这人应该是用手在他后背上拍了一下。他并没觉得有什么尴尬，他只是不以为然，因为他最在意的还是自己，在意自己能否把他那最恶劣的心情、态度和举止统统压制下去，直到他能走出这家面馆为止。但他已经无法作出这样连贯的反应，他不能把那厌恶的心绪抛开，他是有负担的人，在那个年头，这个负担

使他觉着他还在对这个世界有着责任,有着态度,也有着必然性。

他被打了,不重,但也不轻,先是在背上,之后,他们卡了他的脖子,因为面馆太小,无法展开拳脚,所以只是这样很沉闷地打,听不到巨响,但却打一下是一下。当然,他不太能容忍别人用手扇他的头,这十分有损一个人的自尊,他用手挡过几下,但他们人多,共有四五个,后来他就不挡了。他们打打停停,把他的手机拿过去在桌子上拍来拍去,直到最后他发现他被拖出了面条店。后来还是店老板告诉他,说他一进店开始,嘴里就在不停地嘀咕。老板问他:“你到底在嘀咕什么?”他没能明白他的问话,他只不过很讨厌、很厌恶,他只不过觉得很坏、很差劲。

第三节

他至今都无法回忆起他那天在面条店里到底讲了些什么,其实他过后也从来没有找那个店老板问过,对于这样的记忆,他觉得还是抹去的好。然而,即便他被人从面条店里拖了出来,事情还没有结束,为首的那个胡须很长的大汉拿走了他的手机,而另外两个个子小些,但实际上要更为结实的人,他们从背后抽出了木棍。面条店里的人也有出来围观的,倒是那个店老板搭着长条的汗巾,不仅出了门,还站到了街对面,似乎很能理解这样一场斗殴。确实从一开始,老板就参与了传话、评说,并且跟这个外地人说了他的嘴不该瞎嘀咕。他被推到了地上,他晓得手机已经被他们拿走了,钱包也被拿走了,这个问题倒不大,宾馆里有钱,还能应付,但现在身上没有东西了,他们又拿着木棒,有

一个人还用脚踏在他脸上。

他就是在这时候看到了那个女孩，她牵着个像狗又像猴子的小东西，手里拿着一只小盆，他是从低矮的位置看到她的。他也说不好为什么偏偏注意上了这么一个小孩，他从地上爬了起来，可以说这一刻他有了力量，尽管身上很疼，脖子上有一道血口，但他还是站了起来。他发现那个小女孩确实是在注意他的，这也给了他力量，他突然挥出手，向一个矮个子打去，那个矮个子闪了一下，他没有打中，但他这一挥手使得这三个人大为吃惊，他们没有想到他还能还手，他们已经拿到了东西，应该可以停手了。那个小女孩绕过这三个人，拎着系绳子的那个小动物来到他旁边。她注视着他，那个搭长巾的老板只是摇头，好像完全不满意这样的场面，围观的人也都散了。小女孩的那个小动物在绳子的牵引下在他脚边蹦了蹦，之后她便向那三个男人的方向走去，不知道她是想跟他们讲话还是别的什么，但显然那三个人还没等到小女孩来到他们面前便转过身去，很迅速地从小巷子那里消失了。在他们消失时，他又倒在了地上，他甚至怀疑，他压根就没有站起来过，身上在淌血，骨头好像也被打断了，他又如何能站起来，而且挥拳呢？

店老板见那三个人走了，来到他旁边，招呼几个人又把他扶到他店里去。于是大家又议论开了，说还算好，只是拿去了一些钱和手机，要是不对脾气，说不定早就动刀了。他听得不是很真切，不过那个小女孩一直在门外，她会不会是个小乞丐呢？他在想，看她那衣着，以及牵着个又像猴子又像小狗的动物，不是要饭的又是什么？但是即使在面馆里边，他也能看清她的脸，并不像有些孩子那么脏，甚至她的衣服好像也不是那种从垃圾堆里

捡来的，她穿得还算规整。店老板也注意到那个小女孩，发现他在看着小女孩，于是又轻蔑地摸了摸头，好像这样的局面很让人扫兴一样。但是，他实在没有太大的本事，他又怎能对这突如其来的几个人做出凶狠的对抗呢？

他必须承认，店老板说得对，他们不在小孩面前打人，也就是说，要不是这个牵着猴子的小女孩，他们不会这样收场的。他弄不懂的是，除了抢他的东西，他们还能怎样？但明显的是，他们也可以更加凶猛，老板说过，他们本来是会动刀子的。是啊，他们可以更绝对点，既然已经对他动了手，那么狠一点，用刀子又算得了什么？他足够他们那样讨厌他的。然而，她牵着猴子，及时地出现，使得他们停手了。那么，她是谁呢？

第四节

他被掏走了所有的东西。之前他没有力气，现在他恢复了一点儿，当然只要有一点点起色，他都必须充分地利用这个调整的机会离开这个地方，这个竖井形的面条店不是适合他的地方。他被打得一直在滴血，尽管对方没来得及动刀子，但他受伤的程度并不算轻。他是一个被打的人，经历着挫折，但他没有失败，特别是有那么个小女孩，有她和她的猴子，他就不是完全被打败的。而且，店老板他们也已经表明了，是这个小女孩出现了，不然他们不知道会打成什么样的后果。他果断地从桌边站起来，众人也没有料到他这么快就恢复了，所以大家都没什么反应。当他定到店门口，有两个人试图帮他一下，碰了碰他的肩，他奋力地挡开了，胳膊甚至碰到了木门，发出很强的震响。他很强



硬,至少在态度上是这样的。店老板努了努嘴,于是人们都让开了。他上了街,其实他本来是没有能力走回去的,但他也没有办法,不能在这个店里等下去啊,这不是长久之计。

那个牵着小动物的小女孩从街边过来了,他注意到她的脸很好看、很匀称,这是个十分特别的孩子。他问她能不能带他回电力宾馆。她点了点头,说可以。他其实是可以走回去的,只要孩子给他带路,因为之前那绕来绕去的小道和巷子已经无从记起了。小女孩牵着猴子在前边走,她不跟他说话,有时会回头看他的速度。他走得不快,不过自从离开出事的那条巷子,现在已经几乎没有人注意他们了。他觉得这样就好,至少他可以平平安安地走回宾馆去。后来她再回头时,他发现已经到了电力宾馆的院子里,小女孩就在宾馆玻璃门那儿停下了,他自己可以上楼了。

他问她到哪去,小女孩说:“我就在这下面玩。”他从玻璃门向院子里看,这时已经开始下雪了,雪花一阵阵地飘。他往外看,还有几个孩子,不过他们没有进院子,而是在马路边上,看着他和小女孩。进了宾馆可以放心些了,他要小女孩答应,在他下楼之前,她和她的猴子都不要走。其实也不知道是不是猴子呢。他向外边望去,那些小孩们也牵着小动物,其他人牵的倒可以肯定,是猴子,但小女孩牵的却不像猴子了。他觉得身上有些疼,并且还在滴血,他就不再分辨这些东西了,再三跟她强调让她在下边等。她说,她就在宾馆大堂那儿玩。他还环视了一下这个很大很空的大堂。她扬着脸,小小的,他鼓励了自己一下,勉强对她做了个手势之后,便进了电梯,回房间去了。

第五节

电力宾馆在五一路上,这条路在呼市不是最大的,但与之垂直的人民路便是呼市的主干道了。电力宾馆跟昭君酒店,也就是呼市当时最高的建筑,是呈犄角状对立的,把它们隔开的便是人民路。所以当他站在宾馆房间窗户前,用毛巾去擦那滴血的伤口时,他并不能透过窗户看清昭君酒店,也就是说他面前楼下的五一路并没有任何内蒙的特征。

虽然疼痛已经不如先前那么厉害了,可是毕竟事发突然,使他意识到自己忽略的东西太多,至少在时间上他就完全失控了,如果不是房间电视上时间的提醒,他还不知道此时已经过了中午。因为外边下雪了,街上的人没有之前那么多。他把窗户打开,低头能看到电力宾馆的大院子。起初他还能看到跟小女孩一样大的孩子们,他们牵着猴子,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后来保安也跟他们一样在院子里走动,还不时地仰望上边的天,好像是在评论这一场大雪。不过,他没有在院子里看到那个小女孩,显然小女孩应该是向他保证过的那样,在宾馆大堂里玩,她哪也不去。他擦完伤口后,就打电话回他的办公室,告诉别人他的手机不能用了,如果有事,可以直接打到呼市的宾馆房间来,他没有跟公司的人解释他的手机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后来他就想稍微坐一会儿,他要平复一下,事情没有什么头绪,一切都还没有到最坏的程度,除了滴血,他想自己还没有死,没有惹下太大的事。再说,自己也没有什么责任,至少主观上并没有预想到会有这样的场面。



服务员在外边敲门,他们是要给他送东西吃的。他还没有吃中饭,刚才他打电话回办公室之前,给服务总台打过电话,说他需要一点吃的。不过服务员在进来之后,十分留心他的伤,他觉得这不太礼貌,因为他不愿意别人来关心这个事情。但是他们把炒饭放到桌上以后,还是十分谨慎地拿起了刚才他用来擦伤口的毛巾。那意思他不明白,当然他也没法表达他的反感。他这时怪罪自己的唯一的原因就在于他到内蒙来就是因为他的处境很不好,心情很不好。他是一个倒霉的人,不过他还是能自主的,所以他就质问起服务员来,尤其是那个男服务员,因为他并没有把毛巾放下,而是放到了那个手推车的隔层里。女服务员的反应肯定要敏捷些,她说明了宾馆的规定,客人是不能弄脏或污染宾馆的公物的,这算是宾馆管理的一个常识。女服务员接着说:“至于这么个情况,我们可以帮你把毛巾拿下去,把它洗干净,这样你就不用在了结账时赔付了。”他总算明白了,原来他们是好意。他说:“你们可以走了。”男服务生推着车子出去了。女服务员走在后边,她回过头来说:“你需要今天的晚报吗?”他被这句话给难住了,因为他没有在外地看报纸的习惯。“为什么要读你们城市的晚报呢?”女服务员见男服务员在过道那儿,就压低声音对他说:“你还不知道,早上的事情已经见报了,你的事都登了出来,是一件不小的事情。你看,别人打了你,并不是悄无声息的,还登有一张照片呢。”“这么快?”他问道。这时他已经没有什么脾气了,他发现这个女服务员也是理智的。女服务员说:“我们的晚报出得快,再说早上的事情,这时候报纸出来,也不是第一次,每天都这样,见报不好吗?快让人看看,看看,他们打了你,还抢你,哪有这样对人的?”

女服务员尽管提到晚报新闻,可她并没有把报纸给带上来。他也有这个疑问,既然已经上了新闻,那么为什么不把报纸带一份上来呢?女服务员这时已经退到房门那儿了,她发现他的伤口虽然已经不滴血,但还是红红的。她向他解释道,说她是在外边看到的报纸,在电力宾馆,报纸送得比较迟,外边的人是要十二点把报纸送过来,而服务台把报纸送到房间那要到六点左右,这是宾馆的制度。他总算明白了,女服务员对他是不错的,否则她也不用向他提醒这事上了晚报新闻。男女服务员都走了,他坐在床上,头脑一时转不过来。他想,也许是因为外边下雪了,所以有人会站在报亭前读报,顺便躲雪,那么这个女服务员也许也如此,是在来上班的路上读的报。这么算,时间也是紧凑的,再早出,晚报也不会太早,何况现在只是下午呢!

第六节

老天在下雪,况且在他被别人打了之后,这本没有什么关联,也并不针对他,或者任何一个人。但目前来看,因为他在呼市,并且情况这么糟,还要下雪,那么他自己就把这下雪的事情看得有点重了。虽然他不用过多地去考虑呼市的雪,毕竟他并不是这里的人,而且他也不是要住久的人,但他就是把下雪这个事儿给惦记下来了。他吃了口蛋炒饭,他原本想不好吃就不要吃了,一顿中饭不吃又饿不死人,而且现在已经是下午了,熬一熬,反正死不了。不过他一旦吃了,好像又把时间给忘了。可以说蛋炒饭的味道不坏,厨师手艺不错,他从前哪会在这种情况下吃饭?不过,他也知道他之所以也可以决定一口饭都不吃,是因



为时间对他还是有一点限定性的。人家都跟他说晚报出了他被打的新闻,他总该看一眼吧,听别人说和自己亲眼看看新闻多少还是不同的。但他还是放心地吃上了,即使再快,他也吃了七八分钟,然后擦了擦嘴,换了件衣服(不过这件衣服依然没有遮住他受伤的部位)这才下了楼。他在电梯里就在琢磨,不知道那个小女孩躲到大堂的哪个角落去了,她还拉着个小猴子样的怪物呢。

他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大堂。大堂里三三两两地站着人,他很快就看到了那个小女孩,她一个人,还是拉着绳子,小东西趴在地上。小女孩也看见了他,她对他招了招手,是为了告诉他,她果真没动,她在大堂里呢。他向她走过去,没有别人注意她,他放心了一些。他不知道再跟这个小女孩讲什么,但是在现在的位置能看到外边雪比之前更大了。那些和小女孩一样的孩子在雪天里显得脏,他们在院中的一个拐角,那个拐角在楼上是看不到的,可能是自行车车棚吧。

他也可以自己上街,其实他在下楼之前,还没有自己上街的念头,但此刻他的脑海中浮出了这样的计划:走几条街,找一个报摊,买一份晚报。但是风雪不小,他又是个外地人,再说谁都看到他是受伤的,他不认识路,只知道晚报上有他的新闻,他哪能料定在路上会不会再发生点什么呢?所以,他就摸了摸小女孩手中的绳子,他没有用力,因为一用力就会使那小动物动弹,或者也会拉动小女孩的手,这都不是他想要的,他只想这么动一下。他指了指左边墙角的沙发,对小女孩说:“你可以坐那儿玩。”小女孩没有往那边走,因为她知道他完全可以不说这个。这时他看了看院子以及风雪,对她说:“雪不小,我又不识路,不

然我自己去。”小女孩说：“那我去，我去，叔叔。”小女孩没有跳动，但她讲话很有音乐性，很迷人，而且她紧紧地抓住了他的心，他有一点点愉悦，但更多的是愤恨，是对这天气，还是对这环境？他不知道。他说，买一份今天的晚报，就是今天的。小女孩说，知道。他给了她一块钱，她接了过去，放进口袋里，和小动物转身向外边去了。

第七节

小女孩牵着小猴样的怪物，从那道自动开合的玻璃门出去，下了台阶，到了院子中。她很可能向自行车棚里那些玩乐的很脏的孩子们说了句什么，当然他听不清楚，不过那些孩子没有过来。他很自然地也出了这道玻璃门，虽然他没能立刻往院中去，但是当小女孩从传达室边上机灵地牵着小动物向公路边闪身时，他还是来到了院中。在这很短的时间内，他觉得心里有一种很冰冷的东西穿过，不是雪天的，也不是寒冷的内蒙的风，而是那种从血液里荡过、从心尖上刺过，又在头顶上尖锐地顶撞了数秒便又消失了一点可怕的冰凉。

于是他站到传达室的绿色机械门那儿，花了一些时间，否则小女孩不会已经快要走到那个和人民路交叉的路口了，马上她就要离开五一路，往那条阔路上去，再之后，她就要到某个报摊上去了。他心想，假如现在追上去，还是来得及的，在这大雪天，跟小女孩一起去买报，总比这样站着要强些。当然他没有追出去，因为仅仅站在这传达室他就十分困难了，他觉得不太合适。这一切都很荒唐，在这干吗？不就是买份报纸吗？况且是登了

